

# 故乡的老槐树

■高鸿

故乡的巷道中有一棵老槐树，极高极高，极老极老。没有人知道这棵古槐的年龄，爷爷说他小时候老槐树就是这个样子了。槐树据说是汉代所植，因没有足够证据，显得有些不可信，然而它确实比黄帝陵的汉武帝手植柏显得要苍老些，也高大些。岁月在它的身上留下深深的刻痕，几个粗大的枝丫似乎已经枯死，第二年却又冒出嫩绿的幼芽，一簇簇地摇曳着，和树干形成鲜明对比。老槐树的中间已经空透了，里面能藏下七八个孩子。从树干往上看，可见茂密的树叶和刺眼的阳光。喜鹊在上面搭了好多窝，引诱着我们上去掏蛋；成百上千只麻雀把这里当成了家，叽叽喳喳地叫着，呼啦啦飞走了，呼啦啦又回来了。树上是它们的世界，很热闹。老槐树很粗，七八个人合抱不住；树冠很大，似乎覆盖了半个村子，干枯的枝丫直插云霄，在我幼年的心里是那样高不可攀。

那时人民公社正在大干快上，老槐树下是社员们学习“语录”的好地方。几百名村民聚集在树下，听大队长传达最新指示。大家群情激昂，喊声震天，树上的小鸟扑棱棱全飞了，早晨天还没亮，洪亮的钟声便会从老槐树下传来，大家披衣戴帽、趿鞋执锄往树下跑，生怕上工迟到了。

我家就住在老槐树下。每年夏天，老槐树像撑开一把巨伞盖住半个庭院，弯弯的槐树虫一扭一扭地在细细的丝线上舞蹈，猛不丁落在脖子上，冰凉。邻里的几个媳妇坐在树下说长道短。斑驳的阳光挤过叶隙落在一张张生动的脸上，她们一会儿窃窃私语，一会儿哈哈大笑。兴起时，媳妇们会唱一些陕北酸曲，路过的小伙子远远地驻足细听，不觉便红了脸。

秋天来了，老槐树伸展开无数只手臂，密密麻麻的叶片间挂满槐角，光滑圆润，像一串串翠玉。一帮伙伴立于树下，站成排，然后听一声喊，大家争先恐后地往上爬。我总能在最短时间内爬到最高处，然后俯瞰整个村落，看家家炊烟缭绕，玉米金黄一片。槐角是一种中药，我们摘下来，待晾干后拿到药材公司，总能凑够下半学期的书费。记得有一次跟母亲怄气，我一个人跑出来后躲在树洞里，不觉就睡着了。朦胧中，听见外面人声鼎沸，母亲带着哭音喊着我的名字，一村的人都起来了。我匆忙应了一声，借着月光从树洞里走了出去，他们大吃一惊，说树里什么也没有呀，你在什么地方藏着呢？我知道他们找不着，便谎称藏在树上。他们不信，说一定是老槐树成精了，上次你从上面掉下来不死，现在又把你藏起来了。第二天，母亲弄了二尺红布挂在树杈上，父亲对着老槐树磕了三个头，烧了一炷香，然后把我“系活”在树上。

树下有口井，深不见底，有时仅能在上面看见一小块镜片似的东西在晃。井索有七八十米长，盘在那里厚厚一圈。每天天还没亮，小鸟便开始唱歌，闹哄哄地能把老槐树抬起来。天放亮后井台上就热闹了。男人们排着队绞水，木桶撞在井壁上发出沉闷的声音，这是一天最轻松的时刻，大家肆无忌惮地开着玩笑，说着小孩听不懂的浑话。太阳火辣辣地照着，树下凉快极了，成了孩子们的乐园。躲在树洞里捉迷藏已经不再稀奇，顺着树洞爬上去看书，才是最惬意的事。我常常在上面忘记了吃饭，从艳阳高照看到月明星稀。晚风习习地吹过，槐虫不经意地落在脖子上，凉凉地蠕

动着。知了声声，小鸟悄悄地躲在树荫里休息，四周静极了。远处公路上的喇叭声时隐时现，十分悦耳，于是我们就趴在树杈上数小汽车，一辆、两辆……惊诧于那么高的一点空间，人在里面怎样坐？里面又坐些什么样的人呢？老槐树成了我们对外瞭望的窗口。

麦收的时候，雷电交加，老槐树被劈折了大枝丫，白晃晃的耀眼。上工的铁钟也掉了下来，滚到旁边的沟渠里了，从此再也听不到钟声了，因为那时已实行承包责任制，大家不用集合都知道自己应该什么时间上地，因此再也看不到钟声一响群鸟乱飞的景象了。树洞在那次电火中又烧了一次，黑糊糊的，剩下薄薄的一层，却照样枝繁叶茂，槐花纷飞。后来，由于农药的广泛使用，小鸟越来越少，再后来便销声匿迹，一只也见不到了，老槐树从此真正地寂寞起来，孤孤恹恹，幽幽地在那里喘息。冬日的斜阳透过树杈洒了下来，懒洋洋的没一点温度。多年后，我又回到了故乡，偌大的院子，没了老槐树浓浓的荫凉，显得一下子空旷起来。晚上一个人站在门口纳凉，隐隐听见有歌声飘了过来，很遥远，很遥远，虚无缥缈，却又实实在在。古老的老槐树仿佛在眼前晃动，影影绰绰。钟声就在这时候响了起来，一树小鸟扑棱棱地飞起来了，顷刻便无影无踪……夜深了，薄薄的雾气弄湿了我的脖颈，一如当年那葱绿的槐虫在心里蠕动，让人不能平静。月亮孤凄地挂在天上，冷冷清清，显得十分单薄。四周一片朦胧。踏着月光，我回到了家里，轻轻地推开门，月光跟着我也走了进来，地上一片灰白。

那晚，很好的月光。我一夜无眠。

# 麦浪滚滚穗飘香

■曹彦强

小满渐渐远去，芒种又将匆匆而来。五月底六月初的天汉大地满目金黄，麦子成熟，粒粒金黄，颗颗饱满。一望无垠的麦地，仿佛延伸到了天边，形成一道独特的田园风光。

出生成长在北方的我，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季节，安静地站在麦田间，仰起头，迎着吹动麦田的风，在四周金黄麦浪的簇拥下，如同徜徉在丰收的海洋中，恬适而充实。麦子好像也被风吹醒了，时而低头，时而转身，时而抬头，时而扭腰，像在表演着一场气势恢宏的圆舞曲。

麦子从下种到出苗到灌浆再到成熟，孕育着无限的希望。

瞧，农人们套着牛，一手扶犁，一手挥鞭，肥沃的土地在犁铧的前行中打着滚，躺成一行一行。

接着，新翻耕的土地敞开宽广的胸怀，与麦种携手共生。随着农人们把一把把的麦种撒进土地，也是把第二年收获的希望交给了土地。

在汉中，麦子往往要经历严寒凛冽之苦的。在一片萧肃之气中，嫩嫩的麦田在吮吮了营养之后，渐渐地站起身形，绿茵如毯，散发着幽幽的清

香，给苍茫的大地带来无限生机。

冬去春来，阳光普照，麦子如乡间的毛头姑娘，一天一个样子。

一场洋洋洒洒的春雨过后，麦子眨巴眨巴蒙眬的睡眼，伸个懒腰，舒展舒展筋骨，开始分蘖。此时的大地宛如绿色的海洋，空气中都是麦苗和着泥土的芬芳。

三四月，麦子开始拔节，长出圆鼓鼓的麦包儿，接着长出麦穗及锋芒，挺直着腰杆子，像举着指向天空的利剑。几天后，麦子开出小白花，淡淡的麦花香引来无数小蜜蜂穿梭其中，一幅“带声来蕊上，连影在香中”的画卷就此展开。放眼远眺，万顷麦田掀起层层麦浪，蔚为壮观。

五月，麦子由青变黄，像初嫁的新娘，腼腆地低垂着蓄满漂亮发丝的头。

进入收割季节，农人们一年最“难”的时候来了，家家户户第一天晚上就磨好镰刀，“妇姑荷箬食，童稚携壶浆”准备大干一场。

我第一次参与收割麦子时才12岁，还没怎么干呢就已大汗淋漓，麦芒蹭到脸上，划过胳膊，再

经过太阳的暴晒，感觉火燎似的，父亲看着我稚嫩的脸庞，分给我一个比较轻松的活——捆麦。听着没啥难度，其实不然。拧腰（捆绑麦子的绳）就是个纯技术活。割两小把麦子，把根部对齐，左右手交叉两手把靠近麦穗的一头拧两圈，再把麦秆部分分成两股，平铺于地上，成一条直线就是个麦捆。

把割好的麦子放到麦腰上，约莫够一捆了就弯下腰，两腿用力压在麦子上使劲一刹，一手拿起腰子的一头使劲一勒，用力拧两圈，把麦子节头掖到麦捆里，就这样，一个麦捆就算捆好了。

这一天忙碌下来，手都难以打弯，哪怕只是擦拳，也能听到手指骨节的响声，而收割麦子往往要连续忙碌10多天，辛苦是可想而知的。

随着时代的进步，机械开进麦田，收割机的轰鸣声响起，所到之处只剩下短短的秸秆，麦粒从收割机的储粮仓里“吐”出，省时省力。

夏正浅，天渐热，在汉中山间碧绿与乡间金黄的交错中，每一株麦穗都像一只小小的船，轻盈而灵动，随风而舞，它们都是一枚枚丰收的徽章。

## 美若秋黎

■卫国庆

趁你还没有醒来  
我已悄悄地离开  
我记得路遥曾对着  
梦中的女儿  
洒下他烫热的泪滴  
太阳还没升起来  
穿过深秋浓浓的雾霭  
父亲，就取出寒窖的镰刀  
德顺爷爷早已站在山岭上  
向四周的山野  
深情地张望  
一群又一群的麻雀  
唱着歌儿，在头顶盘旋  
缕缕炊烟  
像透明的纱巾  
伴着秋风飘拂山野  
山间的羊肠小道上  
走过来送饭的女人  
可是山西美女贺秀莲  
还是罐子村里  
王满银的婆姨  
我们都是平凡的受苦人  
却生活在不平凡的世界  
路遥啊！让我们  
共同追求普通老百姓  
伟大的尊严

## 黄土雪原

■卫国庆

飞雪，覆盖了整个高原  
连同我的脚印一同被掩埋  
唯独土窑洞的缕缕炊烟  
有公鸡和母鸡们  
挤在窗台上，抱团取暖  
大黄狗喷着热气  
将嘴巴伸在自己的两腿之间  
大山静静的  
山村静静的  
村头的山坡上  
有一个女人站成了一棵钻天的白杨  
此刻，有一朵火烧云  
在小村庄的上空腾腾升起  
女人头上的那块红头巾  
顿时化作牧羊人  
暖身暖心的一团火焰

## 月光·情诗

■张大川

我多么想用月光  
给你写一首情诗  
哪怕没有一个文字  
无论你收到与否  
这些都不重要  
我只用柔柔的  
稍显有点灰暗的月色  
表达我对你的爱恋  
没有亲吻 没有拥抱  
这些都无所谓  
我只需星星的陪伴  
也能写出一种激情  
也能写出一份痴爱  
更能体味一种奔放  
传递一份永恒  
但这些全都不够  
我将用高山之巍峨 海水之烈焰  
感动于你 直到永远

### 温馨提示

1. 这里是广大文友的文苑，是文友的文学园地，您可以在这里以文会友、快乐欣赏！
2. 本报开设文苑版的目的在于让广大文友交流、提升，但由于条件所限，暂没有稿酬。
3. 编辑将根据《出版管理条例》《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对作者来稿进行审核、修改。